



插画何朝霞

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欧 艳

肆

马希范爱“作”，后汉开运四年（947年）他已病重，哪怕在这当口，还不忘用药毒死兄弟中能力最强的老五马希杲。

马殷寿长，儿子也多，共有35个。按照规矩，马希范本该顺着将王位传给马希尊，可他偏不，临死前又“作”了一把，特意下诏将王位传给了最小的弟弟马希广。凭什么，不就是同他一母所生吗？早就对王位鹰视狼顾的马希尊、马希崇等几位马氏兄弟怎么能咽下这口恶气？

宋朝陶岳《荆湘近事》曰：“马氏奢僭，诸院王子，仆从烜赫，文武之道，未尝留意，时谓之酒囊饭袋。”别看马家兄弟都是“酒囊饭袋”，可争夺王位起来个个邪魔妖怪，奇招迭出。

不按规矩出牌，“兄弟弟及”的模式再度陷入混乱，随之而来的就是兄弟鬩墙，骨肉相残，马楚成了湖南版的“三国演义”，潭州乱成了一锅粥。

像车轮总是重复地滚动，历史总如复制般雷同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出现了“五子争位”；西晋时期，横生了“八王之乱”；到了马楚，却上演了一场“五马争槽”。“五子争位”导致齐国霸业永别，“八王之乱”引发“五胡乱华”惨祸，历史上哪一次王室内乱不是触目惊心？“五马争槽”，结果可想而知。

依靠马股个人能力，马楚得以偏安湖湘，拥有了一时的安定繁荣，然而，却终是无法世代相续。马楚王朝，注定逃脱不了历史兴亡的周期律，断崖式地走向了衰败。

后周广顺元年（951年）秋，马希崇篡了兄长马希尊的大位，引发马希尊手下将领围打潭州。马希崇自知打不过，悄悄搬来“救兵”——南唐大将边镐。可潭州城门一开，“救兵”瞬刻变为“狼兵”，边镐大军涌入天策府，像捉羔羊一样擒住了马希崇，更糟糕的是，他们竟然以潭州为家，赖着不走了。成也马王败也马王，就这样，历时44年的马楚王朝被一千马王“玩”完了，成了五代十国中第一批灭亡的国家。

假如，如果有假如，追根溯源，马楚灭亡的首要缘由，非制定规则却不又遵循规则的马殷莫属。马殷“坑崽”，马希范则不断地使绊子“坑兄弟”，自作孽不可活，马楚不“玩”完，天理何在？

“伤心秦汉经行处，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！”元朝天历二年（1329年），词人张养浩于西秦看到的场景，早在长沙马楚时期显现。马楚后期，马家35个兄弟魔幻般地已将家族扩至800多人，随便在潭州街上的哪个弯头角落，都能撞见几个骄横跋扈的王公贵族。庞大的利益集团像是一条巨大的蛀虫依附在百姓身上嗜噬、吮血，潭州百姓早就受够了马氏家族的欺凌、压榨，当边镐开放仓粮，赈济饥民时，他们不顾一切地冲到街头山呼“边菩萨”。

江南，朱温对马楚鞭长莫及，只好借坡下驴，进而，马楚王朝有了宰相和一文一武武将。

新生的智慧在潭州成长，马殷在谋士高郁的建议下，兴修水利，奖励农桑，确保粮食丰产。《宋史·食货志·农田》载：“初，五代马氏于潭州东二十里，因诸山之泉，筑堤蓄水，号曰龟塘，溉田万顷。”有了万顷良田，何愁产不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？

有粮可稳，但不见得富。怎么才能让马楚富起来？木匠从军，半生戎马，马殷想破脑袋也难想出什么良策。不过这不打算，他知人善任，手下谋士高郁就可倾心倚仗。其时，江淮和西蜀各自割据，最紧要的，那些动辄兵戎相见的军阀，皆与中原政权不共戴天。朱温不但要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袭扰，还得用重兵镇住虎视眈眈的东西两厢。岭南遥远，整个南方，能与中原政权交好，通商的唯一独剩下夹在中间的马楚。

湘江上通汉水，下接漓江，利尽南海，对于三面环敌的中原政权而言，其重要性不啻又一条大运河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潭州得天独厚，成了一座南来北往的商贸重镇。

或许是因为忙于应对战乱，五代十国早期，大多政权还不曾铸造钱币，市面上流通的仍旧是唐朝开元通宝铜钱。高郁献策，马楚抢先一步，使用铅铁大量铸造“天策府宝”。铅铁密度高，中原商人在潭州起早贪黑赚到的“天策府宝”实则就是一坨坨笨重的铅铁疙瘩，吃不了，带不动，与之劳神费力地将“天策府宝”带回去，还不如就地购买大宗商品“易天下百货”，如此反复，马楚经济被激活。

马楚有什么产品可供中原商人购买？《荆州土地记》云：“武陵七县出茶，最好。”湖南历来就是优质茶叶产区，唐宣宗大中元年（847年），裴休出任荆南观察使，在潭州进谏《税茶十二法》，实行“官茶”，每年出产“官茶”可达25万斤。为了促进茶叶生产与贸易，马殷改变“官茶”经营策略，“令民自造茶”“听民售茶北客”，通过百姓自行制造茶叶，从而源源不断地诱发中原商人的购买欲。《十国春秋》载：“是时王关市无征，四方商旅闻风辐。”

《旧五代史》说，马楚采用“民间采茶，并抑而买之”的方式进行“茶马互市”，在汴州（开封）、荆州、唐州（南阳）等繁华之地开办货栈（回图务），方便以茶换马，自由交易，因此“岁收数十万，国内遂足”。

经济一活，潭州城内各种手工业作坊频频新张。当时，湖南民间已大规模引进棉花种植，夏秋之际，朵朵棉花，如雪似梦，缀满了田间地头。马殷借此采用“令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”，“民间机杼大盛”。逛在潭州街头，中原商人除了青味茶叶外，犹喜潭州生产的布匹、棉被等“机杼”产品。

当别人还沉浸在相互搏杀之中时，马楚却闷声发了大财。不出几年，湖南富甲一方，后梁和继之的唐等中原政权俨然已经“不可一日无湖南”。

败家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，马希范挥霍无度，国库日虚。钱从何来？当然只能横征暴敛。竭泽而渔，必然激起滔天民怨，就连湘西一带的溪民也不得不揭竿而起。后晋天福四年（939年），溪州（永顺）刺史、蛮酋彭士愁率众攻打辰州、澧州，连败几天，马楚湘西镇边军事毁灭殆尽。

其实马希范和彭士愁还是舅郎关系，马殷当年为了稳固边陲，主动与溪州联姻，花费重金迎娶彭士愁的堂姐配为马希范嫡妻。《十国春秋》说，彭氏虽然貌平，人却聪颖贤惠，深明大义，马希范天不怕地不怕，单单“惧内”。溪州兵与马楚兵你来我往，难分胜负。这个时候，顾全大局的彭士愁主动示弱，不想打了，马希范也有些打不动了，双方通过彭氏牵线搭桥，决定议和。

仿若人人都热衷于认一个好祖宗，像李潮、李氏民父子认老聃李耳为祖，马殷、马希范父子自诩为东汉伏波将军马援之后。唐朝李贤注引《广州记》曰：“援到交趾（越南境内），立铜柱，为汉之极界也。”经彭氏居中撮合，马希范决定和彭士愁歃血为盟，并效仿祖宗马援，以铜5000斤铸柱立于溪州为誓。

“树铜柱以效伏波”，马希范盟誓安边：“誓山川兮告鬼神，保子孙兮千万春”，彭士愁率誓恳切，信誓旦旦，“上对三十三天明神，下将宣纸为证者”，保证“一心归顺王化，永事明庭”。马希范誓言铮铮，“皇天后土，山川鬼神，吾之推诚，可以玄鉴”，承诺五溪“永无金革之虞，克保耕桑之业”。《旧五代史》曰：“士愁以五州乞盟，乃铭于铜柱。希范自言汉伏波将军援之后，故铸铜柱以继之。”

今天，立于酉水上游永顺县芙蓉镇的溪州铜柱，虽经千载风吹雨淋，霜雪侵蚀，却仍旧铜质精纯光滑，字迹清晰如初。溪州铜柱确立了“以蜜治蜜”的羁縻安抚之策，直到清朝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“改土归流”，湘西近800年民族和好，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蛮、汉冲突。不能不说，这是马希范为数不多的政绩之一，“立誓约，戒剽掠，分疆界，垂永久”，溪州铜柱一立，湘西实现了“永安边土”。

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，彭氏病故后，没有了畏惧和管束的马希范变得越发轻飘不稳重了，每到紫薇花开，便会携领徐仲雅、廖匡图等“天策府十八学士”莅临春园游宴觞咏，《十国春秋》说：“学士徐仲雅等赋诗上觞，昼夜无度。”

烛光摇曳，丝竹并奏，徐仲雅等一干人躬身献诗酒意醺醺的马希范：“珠玑冷影偏粘草，兰麝香浓却损花”“山色远堆螺黛雨，草梢春夏麝香风”“哀兰寂寞含愁绿，小杏妖娆弄色红”……“天策府十八学士”形成了湖南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文人景观，不能不说他们吟咏得不好，可是，只要细品，莫过脂粉纤艳，刻翠裁红而已，“皆铅华歌舞，媚一时尊俎尔”。

武

李唐王朝的最后一抹余晖洒在潭州，如梦幻泡影。立在城头的马殷手握佩剑，像是看到一线希冀，思绪翩跹。诚然，乱世成就了他！可是，即使世道失序也得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，没完没了的战事、暴虐，只会重复不断地催生纷乱，哪怕凭借武力可以继续横行，但是终究没法俘获人心……潭州亟须稳定，休养生息，这是人心所向，也是马殷所想。

天祐四年（907年），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朱温篡唐称帝，建立后梁，开启了五代十国。朱温逆天，各路诸侯纷纷起事，企图兵伐后梁。联络共举反朱旗号的人马纷至沓来，马殷不但不为之所动，反而另辟蹊径，公然向后梁遣使纳贡。马殷明白，群狼环伺，势力相对略小的他，唯有“上奉天子，下抚黎民”“内靖乱军，外御强藩”，才能保全湖南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。

有人归顺、臣服，挨谁不会高兴？朱温也懂得投桃报李，封马殷为楚王，定都潭州。

至此，湖南版图上新的王朝诞生了，这也是唯一一个王朝。为了区分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，后人将之称作南楚或马楚。马楚不同于汉朝时的长沙国，不管是“吴氏长沙国”，还是“刘氏长沙国”，都没有独立的军队、外交以及发行货币等权利，而马楚不仅拥有国王王位，还具有完备的国家机器。

长沙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“国都”。马楚的一切秩序都需要重构，是该韬光养甲，合力改造民生了。

说来有些尴尬，“湖南”这个区域行政概念的形成，还是在唐代宗广德二年（764年）创置“湖南观察使”后才出现，之前的湖南，属于偏远蛮荒之地，不仅政治地位不高，且经济也相对滞后。唐朝以4万户人口为上州，湖南一个也没有，洞庭湖以南广袤地区，用荒无人烟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。

不仅人少，灾害也不少。从唐穆宗年间（795—824年）到唐宣宗大中元年（847年），潭州先后发生了4次大规模的水、旱之灾，流民乱窜，饿殍遍野。紧跟着自然灾害的往往就是人祸，在经历了王仙芝、黄巢起义大军的洗劫、蹂躏之后，潭州乃至湖南到处皆是满目疮痍、民不聊生，以致唐僖宗李僾痛心疾首地哀叹：“湖湘荆汉，耕织屡空，盗贼留驻，人户逃亡，伤夷最甚。”

昔日山高皇帝远，而今与楚王同住一城，潭州百姓的生活表面上好像并没有什么不同。晨光熹微，阳光宛若涓涓细流，悄然渗入到城里的每一个角落，百姓如同往常那样三三两两地出门，开始了一天的奔波劳碌，只是，他们感觉不到兵戈碰撞、破斧缺断了。

虽是超超武夫，马殷行事却处处小心翼翼。唐朝武德四年（621年），尚处在“潜伏期”的李世民奏求父皇李渊许其创置天策府，以便招募人才，“自置官属”。李世民的举动既可以趁机扩充势力，又不会危及皇权。后梁开平四年（910年），马殷仿照李世民，恳请朱温允许开设天策府，利其置办官属。一个在中原，一个在

叁

都说历史是一种回眸的精彩。其实，哪怕就是在今天，也不用夸赞马殷天生就具备雄图大略，更不用称道他如何呕心沥血、励精图治，他不是什么人、强人，充其量是有些远见的开明务实之人。《十国春秋》载，当铅铁疙瘩“天策府宝”在后限制了商业发展时，马楚“市肆以契券借垛交易”。“契券”是一种交换媒介，也是契约交易和纸币的雏形。

后唐长兴元年（930年），马殷病逝，终年79岁。

前一年三月，马殷命次子马希声知政事，“总领内外诸军事，先行后闻”。马希声好像没有什么治国才干，因担心父王身后难以掌控高郁，他一上来就先矫令将之诬杀。马希声有一个奇怪的癖好，特爱吃鸡。这可不是网络上风靡一时的“太吉大利，今晚吃鸡”游戏，而是要求御膳房每天必杀50只鸡专供享用。《资治通鉴·卷二百七十七》说，长兴二年（931年）十二月初七日，马希声安葬父亲马殷，鼓声震天，鞭炮齐鸣，即将要发丧了，披麻戴孝的他却如风卷残云，“食鸡数盘”。

没过两年，贪吃的第二代马王就被那一盘盘肥美可口的鸡给“撑”死了。

当初，马殷临终前遗命诸子，“兄弟相继”，并在马家宗祠内高悬了一把锋利之剑，曰：“违吾命者戮之！”

定下“兄终弟及”规矩的是马殷，可最先坏了规矩的也是他，一开始就废了嫡长子马希振。《十国春秋》说，马希振“工诗句，喜吟咏”。马殷晚年宠爱姿色妖娆的袁德妃，在温婉娇柔的枕边风抚弄之下，便跳过马希振，直接将大位传给了袁德妃的儿子、“吃鸡大王”马希声。马希振倒还识趣，索性辞官皈依道家，整天云游山野，酒足饭后便与一群道士“虚中唱和”，乐得个安闲清静。

马希声一死，老四马希范继位。其实，在马希声和马希范之间还有一个老三马希旺，且马希旺与马希声同为袁德妃所生。老三还在，朝廷和民间对老四的“越位”行为颇有微词，不过，军权在握的马希范上位后立即采取了雷霆行动，先是割掉了马希旺的官职，接着就将他和袁德妃一并软禁起来，不及一年，这对可怜的母亲就在那无边苦闷中驾鹤西游。老三没了，老四承位自然名正言顺，谁敢置喙？

“昨夜风开露井桃，未央前殿月轮高。平阳歌舞新承宠，帝后春寒赐锦袍。”王昌龄一首《春宫曲》，揭示了帝王们的淫佚无度。翻开史书，几乎每个帝王都爱享乐，这不奇怪，帝王也是人啊！只是帝王的享乐往往极度奢靡，耗费盛大。早前，马殷在潭州四处开挖修造宫殿，马希范在这方面更不输父王，仅仅只是为了避暑，他就以今开福寺为中心，占地数千亩开建会春园，《五代史》载：“希范作会春园，嘉宴堂，其费钜万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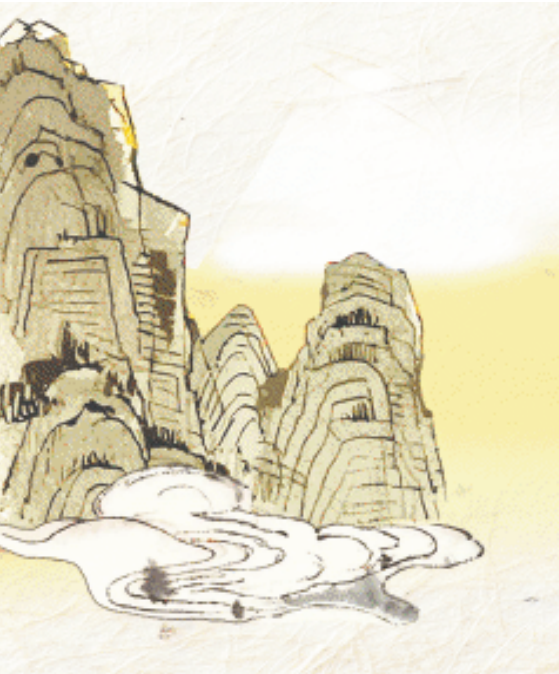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流星一样划过长沙上空的马楚，使得湖湘的经济、文化转折进入缓慢攀升阶段。大混乱解构了一切传统格局，同时也赐给长沙乃至湖南崭新崛起的机遇，湖南大踏步地走上历史舞台，带着他人不具有的一股倔强，忘情唱响一曲又一曲重头戏。

马楚马王

范亚湘



文脉长沙



壹

不只是长沙，似乎人们全知道马王堆。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马王堆这一带还属于郊区，周遭皆是平坦的稻田和鱼塘。大片大片绿油油的稻田之中，比侏耸立着两座小山一样的封土堆，远远地望去，像极了个中间低、两头翘的马鞍，人们便把这里叫作“马鞍堆”。

封土堆大多就是坟堆，这两座巨大坟堆里面葬的是谁？坊间猜测只有“王”才可相配。清朝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湖南巡抚陈宏谋创修的《湖南通志》卷36引《善化县志》说：“马王疑冢，在县东南五里，楚王马殷筑。”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王先谦编撰的《湖南全省掌故备考》也认为，“五代楚王马殷疑冢在省城东北”。

即便有个“疑”字，可陈宏谋和王先谦都将“马鞍堆”指向了“马王”，受此影响，“马鞍堆”被改叫作“马王堆”。

1972年4月，经过对其中一座封土堆的挖掘，辛追夫人面世，马王堆名扬天下，无人不知。

马王堆里无马王！敢情里面藏着的，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。

可在长沙这片土地上，还真就有过马王。那么，马王是谁？故事还须从唐朝末年开始。每一个王朝倒下的前后，往往伴随着持续数年的社会动荡，秦末汉初如是，汉末晋始亦然。翻开唐朝末年那一段历史典籍，可看到八个字：兵荒马乱，生灵涂炭。

“四海十年人杀尽，似君埋少不埋多。”诗人杜荀鹤一首《哭贝韬》，写尽了晚唐朝廷上下、军阀之间相互混战的惨绝人寰。

社会又一次进入丛林法则阶段，潭州（长沙）每一次政权更迭，都是一场血腥的游戏。

唐朝中和元年（881年），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还是唐昭宗李晔的长子李裕，就在同一年，李裕却被江西军阀闵勣驱赶，朝廷就汤下面，颁授闵勣为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。光启二年（886年）七月，闵勣强谕朝廷废除了湖南观察使，将之升为武安军节度使。不想，这一举动撩发了李裕旧部、衡州（衡阳）刺史周岳的强烈欲望，举兵攻打潭州，闵勣被杀，周岳顺势坐上潭州刺史兼武安军节度使宝座。7年后，闵勣旧将、邵州（邵阳）刺史邓处讷起兵攻克潭州，击杀周岳，于是，朝廷只好任命他为潭州刺史兼武安军节度使。

实在是太混乱不堪了。潭州刺史兼武安军节度使如走马灯似频繁更替，要么被人所赶，要么被人所杀，短短12年换了4任，朝廷虚弱得像一枚橡皮图章，也不问个青红皂白，谁占据潭州，就会授谁相应官职。

这还没完，邓处讷也别想坐得安稳。

乾宁元年（894年），一支从北方窜到江南的大军由江西出发，浩浩荡荡地西进潭州，打头的正是以勇武、谋略著称的先锋马殷。夕阳若黄金熔化后的汤汁倾泻在天地，将山峦映照得轮廓更加分明、峻峭。隐隐若若，潭州城已近在眼前。

马殷勒住高头大马，眯眼看了一会儿夕阳下美丽的潭州，忽然，嘴唇一抿，猛地扬起马鞭指向前方，顷刻之间，铁骑奔腾，尘土飞扬。几乎没费多少工夫，就将邓处讷派往龙回关（长沙东）镇守的邵州军围得水泄不通。

围而不打，必然有诈。

果不其然，入夜，马殷命令手下穿上邵州军的衣服，打着邵州军旗，绕过龙回关悄悄地潜师潭州。城头上的潭州守军以为是邵州军班师回城，想都没想，开门纳纳。马殷等人入城后，虎狼般扑向帅府，其时，邓处讷恰在府邸与一群部将置酒高会，个个醉眼朦胧……乱刀挥舞，血溅画屏，邓处讷还未反应过来，便成了刀下之鬼。

新杀邓处讷后，马殷和行军司马（军师）张佑共推主帅刘建锋为武安军留后。翌年，刘建锋去掉“留后”两字，承命潭州刺史兼武安军节度使。马殷认为内外马步军都指挥使，继续在外冲锋陷阵，打打杀杀。

一个人的成功除了个人能力出众外，还有许多机缘巧合。哪怕是天上掉馅饼，也要有口福才行。

一日，马殷正在邵州与叛军鏖战，几匹骏马从潭州飞驰而来，要求紧急见面有要事禀报。马殷疑是一枪杀出敌阵返回营帐，一问，来人是受张佑所遣，说是要迎回主帅马殷。这怎么可能？马殷惊愕，呵斥不可胡说！

马殷在外有所不知，潭州已出惊天大事。

色字头上把刀啊，刘建锋平日嗜酒如命，仗着几分酒力强占了一部属的貌美之妻。部属怒不可遏，提刀上门，分分钟就结果了刘建锋的卿卿性命。潭州焉能一日无主？见状，众将推举张佑为主帅。春风得意马蹄疾，岂料，刚赶到帅府前坪，张佑坐骑突然失蹄，一个倒栽葱，他被摔成重伤……

出师不利，怕是煮熟的鸭子都得飞啊！张佑躺在地面上动弹不得，眼巴巴望着近在咫尺的高堂华屋，不由发出一声长长的喟叹：“天纵马（殷）公矣！”

马殷忐忑不安地疾速赶回潭州，张佑颤颤巍巍率领众将早在城外恭迎、参拜。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就这样，几番倒腾，木匠出身的马殷遂成为威震一方的藩镇主帅。很快，已是日薄西山、苟延残喘的朝廷又一次依循惯例履行了程序，封马殷为潭州刺史兼武安军节度使。

说是统辖湖南，其实除开潭州、邵州外，其治下衡州、郴州、永州、道州（道县）和连州仍在割据，直到光化二年（899年）方才平定。谁甘蛰伏于万丈红尘？开疆拓土，成就一番千秋霸业，仿佛对每个热血男儿都有吸引力，马殷也不例外。不久，他先后攻取了岳州（岳阳）、朗州（常德）、澧州（澧县）、辰州（沅陵）、徽州（怀化）和今广西境内的桂州（桂林）、柳州等数州，其势力范围已达顶峰，一个新的政权呼之欲出。